纂評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石村貞一纂評

卷五

PL
2619
S5
1878
v.5

LIBRARY
OCT 13 1972
... OF TORONTO

纂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巻五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魏源默深批選
日本　石村貞一纂評

迂齋云、議論精切、筆勢縱橫、開闔曲盡其妙、辞嚴氣勁、筆端收斂頓挫、十分回斡精神、深識天下之勢、而議論頗從韓非孫武等書來、

荆川云、前一段論

蘇　洵明允著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説、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絶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纎悉、蓋古者非

兵驕之弊、後一段處驕兵之策、當是有用文字、同人云、先下一喩字法、

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盗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行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盗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

山陽云、三蘇長於取譬、而老泉最奇邁、

鹿門云、決河順流、暗應前江河之諭、

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月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

（極言養兵不用之弊）

（引漢事以實之）

同人云、就漢事忽入本朝、
又云、亦見本朝善御將、不善御兵、為後將之職伏脉、
山陽云、非人得千金一句、有万鈞力、

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絶城輙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閒其曹往往

又云、天下之勢今
何如也一句、截住、
然後言馭兵之方、斷
而復續文調可喜、
同人云、御兵者云
云、歸責韓公、

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横不忍聞蓋時五
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
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絶者數十里猶且眄
眄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
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以上論兵驕之患）御將者天子之（以下馭驕兵之策）
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
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
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
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
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
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

又云、就狄公翻入議論、尤工、

晩村云、或者云云、一駁自不可少、正以破懼謗好名之惑、

鹿門云、李光弼云云、此不可行之於樞筦執國之日、

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寛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内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内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内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脱慈母之懐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

（狄公亦非偏於用慈者）（欲激太尉用威故立論如此文筆之鋭如孫呉家言）（此詰）（此解）

山陽云、引或者疑為一段問答、是文中波瀾、不然、則天子者可以生人、直接前段、不過不覆一意、文体平直矣、

王聞修云、韓魏公至和中還朝為樞密使、時軍政久弛、士卒驕惰、欲稍裁制、恐其忤怨生變、方陰圖以計為之、會明允自蜀來、乃探公意、遽為書顕載其説、且聲言教公先誅斬、公覧之

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不可訓

儲同人云以馭驕兵責樞臣以威武多殺為樞臣

大駭、謝不敢再見、徹以咎歐文忠、而富鄭公當國、亦不樂之、故明允久之無成、而帰、累年始得名、按此與辨奸一段、皆出葉少蘊、其言雖未可盡憑、然明允必事、似非静正動和之人、讀其書可想見其微也、

馭驕兵之策、亦猶良醫之用烏喙大黄、非此則頑疾不治也。築鑿隄防、諸役百姓力能勝之、而一以歸之兵、可見宋時不特君臣如婦人孺子而其待百姓亦以婦人孺子待之也、兵安得不驕國安得不弱乎

馭驕兵可用嚴不可多殺、蓋多殺必至激而生變也、老泉議論每近雜霸、而行文如刀斬亂絲、讀一段輒見其快

魏默深云、長江大河是蘓家本色、必有精光動人處然後可選

同人云、作家文字、往往得力起句、一篇局面已定於此、如山有岨如水有源、

荊川曰、此書本欲求知、却說士當自重、便不放倒架子、而文字峻絶、豪邁不羈

沈曰、古人作文、極爭起句、一篇都從此出、比水之有源頭、木之有本根、昌黎後老泉時有之、

山陽曰、此等簡勁

○上田樞密書 名况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

此劫時法

處二子不能學也

武曹云、從棄天褻天、串出逆天、又云、將責在我者、串入、總是說用我、必跟與我、

介軒云、深得孔孟心來、亦極自占地步、

山陽云、何等雄姿、讀萬遍不厭、其實盡已安命常話頭

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

（孔孟不棄天）（應責字）（跌宕）（孔孟不棄天）

耳、又寫得如此、有奇態、可悟化腐為新法、

武曹云、棄天褻天、説得變化、

介軒云、一語窮然深妙、

山陽云、老蘇之文、縱横極矣、而錬句極古勁、是二子所不及也、人震於東坡之名、不知其不及父處、余為拈出之、

沈曰、究所謂道者、

自不褻天

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

就責字又複頓跌

子毋乃太重

看千金之

只是能文而已、此策士之習、不可為訓、

介軒云、隱然自任、

又云、照應首句、

山陽云、數句言其得力處、比之柳州答人書、列舉六經諸史、覺簡而有味、

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淸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

（幾首句作鑠）

（品藻俱典切）

（董生見其醇、未見其迂、）

介軒云、公直以賈生自視、

不叙此一事、則不得迴筆于棄褻、

沈曰、棄天褻天、用明緻、

山陽云、結得十分乾淨想見這老自占地歩處、

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自負）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歳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見不同于饑寒而號人者）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内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夫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結責字）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沈曰、逆天意、用暗繳、同人云、求用於人者、其情似急、而故緩之、辭易卑、而故亢之、此暗脫范雎蔡澤輩骨子、而盡變其貌、直使人不覺、

自盡其責便是不敢棄天褻天至逆天與否此他人之責已不得而與也本欲求人知却處處自占地步此託於聖賢之理而出以縱橫之術者熟讀之不獨長光燄并長志氣

此篇無一字一句、非韓柳妙處、以此傲歐陽之所無、山陽云、三蘇上時公卿書、雖各有意趣、其先言無干求之意、則一也、蓋讀韓文、醜其所為、相戒不為也、

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以合離二字引起前半）往者（慶歴初）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即從自己轉叙）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諸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

同人云、以上妙處、在将自己與六公夾寫、已下妙處、在

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

卸去五公獨歸歐陽

又云、此種折筆昌黎之所無、

山陽云、重復不厭、是故擬歐陽文態也、這老可謂狡獪

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遠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以上逐層脫卸折入歐公）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并制前文反覆說下）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

矣、

同人云、此處無人知得、惟有迎而距之、一着工夫、乃到此也、

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評論諸賢之文。如稱停而出。不差銖兩）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

山陽云、欲知其知我、千古名言。

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晩、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

同人云、自叙一段、與昌黎答李翺書、同一蹊徑、武曹云、茅評固然、然尤妙在第一段中、歷叙諸君子之離合、即將自己於道之成未成、夾叙、既爲第二段之線、又爲第三段之根、且將自己與諸君子貫通、見諸君子

異時復内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收卷全文簡甚便甚

之合、而欲道之有成、以自奮于其間、悲諸君子之離、而使道成于已、以待其變、喜諸君子之復合、而幸道之既成、而發之者之有人而可以為榮、則十年慕望愛悅諸君子之心、即十年求道之心、首尾融洽、打成一片矣、若第一段中、止叙諸君子離合、見已慕望之切、不將已之於道預為挿入、至第三段、乃始更端自叙、其手法不亦疎乎、

茅鹿門云、此書凡三段、一段叙諸賢之離合、見已慕望之切、二段稱歐陽之文、見已知公之深、三段自叙平生、經歷欲歐陽公之知之也、情事婉曲周折、何等意氣、何等風神、

從諸賢之或離或合、千迴百折、折到歐公身上、極轉換脱卸之妙、以下稱歐公之文、并自道所得、末以一語收拾通篇、何等章法、

帝曰、思深慮遠、故能爲此嚴正之論、議論由淺入深、質健酷似西漢、

議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勑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勑意大異。何者前所授勑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

同人云、引春秋作鐵案、

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抵捂齟齬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

（近日修書每蹈此二弊）

（行文必須有破的中要書處此說到隱諱之後轉）

帝曰、古諺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豈但宰相哉。雖一命亦然。子產不云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否則必有所敗。以其

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没也。其實猶不没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没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臣寮所議、欲使後世但見所行之善、不知此婦寺

使後人疑祖宗有不可書之事、乃破的中要害處。

也。

可言。

反對上大不。

婦人女子之忠愛欲益國家而反損者何限又況小學之人其所爲當諱者安知非轉屬國家之盛美而當形之歌頌者耶又況誣上行私而幷非出於忠愛者也

之忠愛轉啓後世無限之疑所謂欲益反損者也

侃侃言之詞嚴義正是爲忠愛之大者

諸論中、易論体製略方、而其所引伸己意以說先王作禮處、爲尤詳矣。
晚村云、劈頭將禮配易說起、便奇特。
同人云、雙提分應、章法劃然。
又云、尊信幽明、下字斤兩。
又云、所以能奪其樂、補禮論所未及。

○易論

雙提自分賓主。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

（明是客意）（以下一大段說禮爲之）

又云、易禮綱領在此數語、言簡意盡、

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發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發、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

轉關在此數語

此段

說易爲之幽、是主位

山陽云、不然則一句、反振全篇、歸到主意、筆力絶高、
晩村云、前言尊言幽、言不可窺至此歸着、併在至神二字、
同人云、從天人生出技與道、

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發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又中說雙收與起處照應）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提）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

山陽云、技與道對舉爲結、而道下一矣字、掉尾、乃文不苟、而意有歸宿、
同人云、結法最嚴重、亦最悠揚、
晩村云、老泉此等文、踈枝大葉、不甚精細、然却于踈枝大葉處、饒有先秦氣味、亦韓歐以下

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儲同人云聖人作六經如日月之懸於天儒者之讀六經也如人之窺日月苟有所見皆日月也山之高水之流野之曠室之隙皆可以見日月惟所見之地不同故其言日月之光景亦不同然謂之

所無也、

無所見可乎。謂所見之非日月可乎。荀子蘇子。是亦能見六經者也。能言其所見者也。君子無譏焉。言易之道。惟其神也。所以能維禮之衰。通篇大旨。原本繋辭聖人以神道設教句。空中布景。筆力銳利。人不能當。○論六經次第。應以易爲首。玩行文聯絡之法。故位置在禮論後。

通篇只是善逼行文辭得逼法自然有奇勢有全局矣鹿門云蘇氏父子兄弟于經術甚疎故論六經處大都渺茫不根特其行文縱橫往往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淩雲御風之態

○樂論

○作○法○與○禮○論○同○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申明難而易行括）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禮論大意）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申○明○易○而○難○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

山陽云、易行難久、而意對擧、而主意在於難久上、故以嗚呼直接、自此滾滾議論、至終篇不可段落、

同人云、全以喩洗發聖人之權去、

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妙）（含告語所不及意）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勝禮之所以行、勞逸之說勝禮之所以難久、全在死生之說）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鋪縫中着筆）（權字是論六經本旨）酒有鴆、肉有菫、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菫、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空中翻簸）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

又云、至神之機四字、一篇骨髓、

正講只此數句、從前文字、全屬摹空、晚村云、前皆喻言、正聲入乎耳一句、纔說破、

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非可以口說勝、惟無言之正、足以神、）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運潛率之、此樂所由作也、）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申言天地間至神之機、）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仍歸到禮上、此與孟子事親從兄章吻合、）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又云機局與易論同、而此較圓轉、

諸同人云、離奇夭矯。風雨變化。神龍戲海之文。樂所以濟禮之不及。與易論同一機局而飄忽變滅更爲入神。

禮之窮、詩論說得更猛、大較以好色與怨、非聖人所以教人、而禮之所必嚴者、非極窮、則亦不可通也、此立言輕重之法、

同人云、明舉二條立案、

詩論

陡起、又是一法、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

山陽云、潁濱畢生文字皆學此等、

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内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絶、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

（中明亂益甚而禮益敗）

（即孟子論禮、必推到紾兄之臂、踰東家墻云云、到盡頭處乃轉入活路也）

（備云千波萬折纔入此句）

晩村云、觀國風云云、數句、文之根據

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

（收斂法）（儲云救禮之窮說得盡意是）

晩村云、用譬喩逗出詩教不窮之意、以應起處、
又云、此篇多用頓宕襯托之法、初學熟之、則下筆自活、

武曹云、易樂詩三論、皆跟禮論說來、易論開口從禮出、易雙関提清、樂論中間方出樂、不與禮並說、詩論亦中間出詩、而就禮出詩、又將禮與詩、對雙鎖之、已下方專

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儲同人云、國風好色不淫、小雅怨誹不亂、二句何嘗不是正理、文本此以發詩禮相關處、何等識力、鹿門以爲說詩愈支、抑亦固矣、

嚴於禮而通於詩、是一篇太旨、而說詩之濟禮處、從孟子好貨好色章化出、無一語不近人情、作法與易論樂論同、而措語各有其妙、

言詩、作法各別、

疊山云、此文有法度、有精神、有光燄、謹嚴而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

同人云、奇局以整嚴領起、便不汗漫、

帝曰、持論最得要領、用筆更沉著精警、具此識力、始可以論斷古今、

沈曰、是非賞罰道位公私字是關鍵、權字是綱領

介軒云、並提位道、為下文發難之端、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絶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

又云、增損常法、推原造意、
又云極意翻騰、
山陽云、論雄而語勁、其雄可學、其勁不可擬、
同人云、大抵難端要到極處、
又云、斷然空言、即寔事、而以吾賞吾誅、逼出不以自與來、
山陽云、自篇首至此語難得到底、然後死中求活、法絕妙、

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徒曰猶謂空言）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之作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儲云此句大略從孟子王迹章）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脫出）

沈曰、逼出書為魯之書、賞罰是魯之賞罰、為一篇大旨、從前詰問、總為此處、

同人云、賞罰之權在魯、是獨見通篇只發此意、

沈曰、以周公不得已攝位、例夫子不得已與魯、尋出大源頭來、

武曹云魯周公之國云云、乃是推所以以天子之權與

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纔醒正意○又復生波）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

魯之故、蓋如此、方與得其人也、

沈曰、周公亦非天子、因借桓文之假、以推出周公心存王室、見必當與公之意、

山陽云、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名言名言、

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

介軒云、足上以賞罰與魯之意、

山陽云、春秋論至此而止、又以餘意作奇波、

沈曰、如呉越春秋蜀漢春秋之類、乃竊其名、元經薛傳

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

之類乃竊其體同人云今之妄作者不獨一王通矣吾嘗論之而未敢以示人也

晩村云始言賞罰之權不自與而與魯亦非與魯而與周公未言思周公故與魯與魯則春秋非孔氏之書其文勢往復如此

武曹云起處極言夫子止得是非不得賞罰而結穴在春秋為魯國之書與魯以賞罰之權反覆推勘其所以然後幅將與魯以賞罰之權春秋為魯國之書夫子止得是非不得賞罰意層層收拾筆力縱横章法周密

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呂東萊云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大抵一節未生又生一節別人意多則雜此篇意多而不雜

以天子之權歸之魯是一篇主意四難四解反覆曲折以達之六經論中以此篇為醇正

讀書細心、行文老法、具見諸此、
鹿門曰、分段議論體、古人讀史刻畫、如此、
同人云、四段鑱刻、非善讀史者、不能到、

、史論中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提綱）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以下銓次發明）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於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作史家苦心明眼入曲折指出）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

山陽云、老蘇論遷

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擧十以發一、

儲云、後人史斷、吹毛求疵、擧一而發十者多矣、安望其不發一乎、此遷固之罪人也

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寛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

精細

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

固之意處往往鄙書蕪說也、

又云、固之史膚淺、其有意義者、大抵

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於鄫、書十二年公會吳於櫜皐、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貍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歷乎其間、是以絶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絶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

劉向班彪之舊而固勦之也、

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諡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諡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諡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諡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

同人云、於此見遷固有史家之識、然亦其才足以達之、范曄陳壽而下、識卑而才亦短矣、

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彊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總束嚴整

遷固之史人共推史才、而識亦實有過人者也、然非讀史者明於史法古人用意其不埋沒於粗心人者尠矣、被老泉拈出知史漢二家猶得春秋遺意、後劉知幾蘇子由但集矢二史者猶一偏之見也、

山陽云、此與子由論、所見各別、而老泉特借此以論宋時弊、是文之有用者、沈評以為筆力遠過子由、余未敢謂然、彼此較視優劣自見、

同人云、起手開端提破、

沈曰、宋與契丹只是增幣未嘗割地也、然遠見可卜其漸、審勢審敵篇、暢言之矣、

○六國　權書之一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

一語道破　趙意　侯齊燕

西仲云、以地事秦、四句、戰國策孫臣諫魏王之詞、史記作蘇厲之言、

沈曰、燕有三晉爲蔽、故後亡、非用兵之效也、

山陽云、與齊與燕趙次第論列、而總言之、應篇首不賂

故不戰而强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未的）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楚韓魏）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

者以賂者字句、結局錄語、并費心力、不如子由之暢快也、

西仲曰、以宋賂契丹時事、感慨作結、武曹云、茅云、當與子由論並看、愚謂子由筆力遠不逮也、

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正論

明露出作論之意

六國所以不能自強者、一在貪近利而互相侵伐、一在苟安而不肯用兵、此從事賂秦以至於亡也、論與子由篇相同、而筆力遠過○末段積威之所劫、宋朝受弊在此、至南渡而更甚矣、老泉遠識故

能ク豫見ス。

鹿門曰、雖非當漢成敗確論、而行文却自縱橫可愛、

山陽云、與楚爭天下、是豈小事、暗於此、何足為高帝哉、蘇家之論、隨時游移、槩此類也、

西仲云、陳平張良皆以智稱、故借二人相形引起、

東涯云、知有呂氏之禍、而先削其黨、是明于大處、不知周勃之遺憂、而以太尉屬之、是暗于

高帝　權書之一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常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從此語得間而入）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高祖之智）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見）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

小處也、
同人云、絶識此讀書法也、否則與耳食何異、
同人云、韓彭蓋世英雄、俱斃于呂雉之手、其足以鎮壓天下甚明、
山陽云、嗚呼以下故作緩勢、所謂恢恢乎游刃有餘地者、二子所學以爲金針也、
武曹云、翻去舊說、

武王没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歳後將相太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禄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引此一事見削呂氏之黨正爲安劉之計）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

以明己意、筆勢凌厲、
西仲云、指出噲能危劉氏、不得不除、
山陽云、呂后之毒一句、正喩渾融、一篇警策在此、

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驟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

此未必然帝此時方欲立如意而廢太子
儲六帶平勃妙以平
勅之不智形高祖之智而應前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
呂須則然樊侯忠勇必不如是

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西仲云決言噲必從呂氏而危劉

山陽云吾故曰云云一語首尾重提文氣不鬆

鑾江云前段四大節総冒総攝中両間架是文体持論則文人好詭固非正論蓋以排闔之諫則噲亦心可知且信布綰封王出機權而為嫌疑之地噲封侯乃其處又何有嫌疑而叛後論不倫特甚矣

武曹云此論因高祖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一段文字知有呂氏之禍而用周勃不去呂后二事皆是窮思極慮刻苦作文非淺學所到必熟讀暗記方知其妙

捜安劉氏句之間見用呂氏以制強臣用周勃以制呂氏而以命斬樊噲一事為証此皆老泉深文蓋噲本義勇之士謂必助呂氏之逆以亂天下真莫須有之説也特其將無作有得獄吏鍛錬之法作論者不可不知○列於權書作者亦不以為持平矣此意須知

武曹云、千古絕調、荆川謂此等文字、摹荀卿、良是、前云說之術可爲諫法、後以游說之術合之忠臣之心而爲諫法、作結、乃通篇大關鍵、

同人云、翻案出術字、

山陽云、少不爲桀紂云云、此一段語甚古雅、自戰國策得來、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主意）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從術字引出說字）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

介軒云、以五句為綱、下以史記及國策為断案、

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説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説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説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説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説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

結束上半篇、開出下半篇。

從説字中又分出五項。

國策觸讋

觸讋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内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戸侯啓張卿、而劉澤封

武曹云、所謂以機智勇辨濟其忠、

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悦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横之

每下一字、屹不可移、此種文竟欲自成一子、生平得力在此故

同人評、似本夫子法言巽語、而推廣之、但所引則縱横之術也。此生平學問得力處、故言之明切、即字法亦精如理論勢禁、及必悟必懼等字、俱移易不得。

鹿門曰、進諫、

引魏鄭公以證之

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得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引君當道之心、以策士之術行之。此中大有作用。不得以從横家而少之也。明代諸臣、以直戇殺身、而於國無益者甚多。毋乃於術有未工乎。若大人格君心之非者、又不可以一論。貴積誠以感之、不在乎口舌間也。

山陽云、君明則臣之忠邪判然、取忠舍邪、不患無諫諍之言、何必以賞陷之、罰怵之、陷賞怵罰而諫、其諫可知、人君寧有所獲益哉、故余曰、老泉此論近迂、

同人云、起手即將實意說破、後將借喩洗發、又是一法、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是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

（承上篇說入、是賓。）（是主。）（宋諱匡為正。）（主意。）

山陽云、此喩余所謂近稗者也、

同人云、申明喩意、

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正意已盡於此。下只設諭以醒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勢字對上篇術字）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正喩相化）

同人云、上篇標一術字、下篇標一勢字、是兩篇關鍵處、
鹿門曰、勸諫、
武曹云、行文亦自痛快、

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蘇家文善引喩以醒正意此篇開無限法門

鼇江云、前段分三小節、提申覆申、覆申處、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一句、一篇大主意、後段分二大節、承前段先理論極其意、後證論實其事、但證論實其事處、分三小節、前小節主就國勢言、後小節主就臣職言、中間插筆、畧辨管仲臨死之言之信僞、此是篇之丈体、持論正確、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宋諱桓、為威）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先用空領）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客）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主）（險語破鬼胆）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急緩以受之）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此正論）

山陽云、欲說正意、而故引證故事、為游衍、勢是老泉家法、東坡最善為之、
楚材云、責管仲是主、
又云、入管仲罪處、全在此段、以下反覆暢發此意、
同人云、前二折責管仲之失言、此轉正代為畫策、

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儲云。先說威公）。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不能不用三子）。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儲云。次說威公即誅三子）（亦無益議論更快更深）。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関鎖）。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申說前文）。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

山陽云、不言可也一句結、勁拔之甚、東坡之所無、

介軒云、恐人疑管仲之才、無人能繼、故申此数語破之、

而又上恐脫論隰朋語

山陽云、臨終引二事、為證、乘勢結了、是蘓氏家法、

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寛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鰍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

西仲云緣處一句緊一句令古人無處生活又云蘇家立論多自騁筆力未必切當事情惟文字高妙層層翻駁不窮確是難得

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齊亂坐實管仲固是深文然咎其不能薦賢自是正論此老泉文之醇者○仲勸公勿用三子後卒致亂人皆服其先見此獨責其不能舉賢自代翻進一層筆如老吏斷獄一字不可移易

同人云、士君子一入仕途、則好惡利害、求為靜者而已、
山陽云、冒頭有波折、老蘇長處、

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虛籠起）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暗指永叔諸公）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恰與靜者）而利害奪其外也、（相反）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

山陽云、一小結、然後入本意、文有洄曲、

同人云、介甫一生執拗、宋業掃地、只一个不近人情、邵伯温曰、眉山蘓

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用寛筆正是緊逼本位）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名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顔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原本臣盧從宋）（子言行録作臣虜　居喪者面深墨）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一語中介甫之病）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暗對恵帝徳宗）好賢之相猶將擧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

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荊公之姦從不近人情看出千古卓見然古今來亦多以近人情而曲行其奸者不可不知

明允先生嘉祐初遊京師時王荊公名始盛黨與傾一時歐陽文忠公亦善之先生文忠客也文忠勸先生見荊公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作辨姦一篇為荊公發也斯文出論者以為不然雖其二子亦有嘻其甚矣之嘆后十餘年荊公始得位為姦無一不如先生言者呂獻可中丞於熙寧初荊公拜參知政事日力言其姦每指荊公曰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司馬溫公初亦以為不然至荊公虐民亂政溫公乃深言於上不從不拜樞密副使以去又貽荊公三書甚苦與荊公之或從也荊公不從乃絕之溫公悵然曰呂獻可之先見余不及也若明允先生其知荊公又在獻可之前十餘年矣豈溫公不見辨姦也耶獨張文定公表先生墓具載之

山陽云、二策是老蘇畢生心血所注、其文亦覃思研精而成、非淺人所能窺、

同人云、通篇以尚審二字為骨、起段先挈一尚字、

又云、聖人者云云、即以起句為截句、

○審勢

○先○揭○尚○字○隱含全勢○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依據、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

山陽云、以上虛冒引起、
又云、何則二字、管到後段、不可救止者衆之矣句、

時然萬世帝主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叫破）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此處惠威並論、而神理）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已注重在威）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

同人云、收到審字、一反一正、以繳前意、

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為陰、與己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

洗刷審字

揔束

同人云、幷宋直立三柱、

又云、分斷合收、文

強弱、以爲之謀。以上論理。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内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此寔舉勢。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之強弱、借周秦以引起本朝。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遯、各固其國、以相侵伐、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幷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

法緊甚、審勢二字、更分明、

沈曰、竟全說宋弱、失立言之體、而文勢亦平平、偏從強勢說到弱政、見轉弱為強、只在一振作間也、

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

山陽云、審勢一篇、分爲兩截、以上論勢、以下論截勢之術、

又云、然雖然借如、況今數個虛字、斡旋全身、有許大力、

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彊盛、凌蹙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彊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彊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

數出弱宋之弊所以宜於用威

語妙

必得喩以申其未暢之說貫生

後擒氏最長

有力

又一轉

量、

後彊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彊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彊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脱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爲焉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擧動無不一切出於威

齊威初年恰是強

勢弱政之証

此轉弱爲強之証

同人云、結束全篇、層層收拾、萬騎歸槽、
又云、尚威二字至此方說破、

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儲云、猛以濟寛、此良醫對症藥也、漢史稱優柔不斷、而孝宣之業衰、則治天下固自有道矣）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愼、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棄弱之患、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收束全篇、醒出眼目）或曰、當今之世、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旦

沈曰、論湯武寛嚴處、恐亦未然、

同人云、明太祖之治亦與湯彷、

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當時曰時日曷喪）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書又云代虐以寛兆民允懷）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

沈曰、桓公任刑、文公長者、此皆曲説、不可為典要也、

山陽云、帰宿勢字、

同人云、老蘇先生、宰相才也、吾于幾策二篇決之、仁宗制科得二蘇、喜曰、吾為子孫得二宰相、蓋其家學如此蘇氏之不用、似関

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説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通人之言）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反結應起句）

儲同人云、上下古今、須有不可磨滅之言、而後可以懾服千古、如此篇周以弱政濟弱勢、秦以強政濟強勢、而宋以弱政敗強勢、蓋言之不可磨滅者也、子厚之論封建也、秦有叛民而無叛吏、漢有叛國而無叛郡、唐有叛將而無叛州、以一言綜一代

宋氣運、非人之所能爲也、

其精鑿與老蘇同所以磨滅不得尚威乃一篇之主此爲弱宋言眞對症發藥非謂從古治天下者總以尚威用刑爲上理也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獨非純王之治乎讀古人書正須相度時勢〇宋君臣間實處弱勢老泉挾此以聳動人主立言不得不然猶賈生對漢文云厝火置之積薪之上而未及然也此策亦全學長沙

鹿門云、蘇氏父子之論虜情、大略本此
山陽云、余觀審勢、截爲二大段、審敵爲四大段、皆以雖然二字反振而起、審勢歷叙周秦宋、末以問荅收拾、是學封建論、審敵則直就今事反覆大似治安第一策、而末尾唯一句結、有高峯墜石勢、最出意外、
又云、余弱冠喜讀

審敵

中國、内也、四夷、外也。憂在内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内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末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内。（翻外寧必有内憂句、見外懼是内憂）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遼患）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昔者幸吾有西羌（元昊）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

此二策、謂無軒輊、今年四十三矣、再讀之、審敵優審勢數十等、不獨其文也、
同人云、賄益多云云、宋時敵患、盡此數言、
山陽云、三蘇立論、皆於破題着力、籠單全篇大意、而獨此二策、虛冒引起、蓋大篇之体、宜然也、
晚村云、古者以下、論敵之情勢、

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何云曲盡）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内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内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塘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

同人云一折極揣敵情
又云審敵要領在此
每一改端皆以何也二字反振

匈奴割幽燕之地（十六州軍）以資其彊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澶淵之役不能邀其稱臣獻地已失計矣既盟以後）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宋君臣不聞出一善後之策而日增歲幣何也）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此轉筆如生龍）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

山陽云、此二段全篇精神所注、踴躍震動、筆力雄變、賈生而下、無敵手、

沈曰、從志不在小、又折出志不欲戰、深匿之情、邀略之詠、曲曲傳出、

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狺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耶、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

同人云、以愚度之、云云、前数十年間、能以無大變、是審其前、此十數年間、必無犯邊之憂、是審其後、
晩村云、然而以下、又轉以盡其狡猾之情、

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絶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儲云、敵情至此方曲）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曲審盡）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以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送石昌言文已見）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句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寔証）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冷句）

同人云、制敵之策、即從敵情說下、

晩村云、又不以動其心以下、論我所以禦敵之情勢、

山陽云、泛論漢時勢過詳、如不甚關係當世、然石晉賂契丹、其後遂不可

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無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主意決戰）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先提後詳）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

復、其勢猶漢封同姓、出不得已、故借古以形今也、

同人云、愚字凡三處、播弄俱妙、

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

晩村云、有遠禍云云、曲盡從來謀國者情狀、

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長句曲筆他人不解）（用亦不能用用則難免拖沓之患）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彊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

山陽云以上反覆說其勢以下方說要着下手處
晩村云匈奴之計以下指出聲形實三字作通盤打算

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代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

簡切中得來

此種從孫吳

山陽云、以犬喩契丹、以弊船喩宋、以叫呼跳踉以氣先者、喩宋與契丹之戰、三喩愈出愈妙、妙皆在百忙中忽插入之、故章法變動、

遠絶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此言我之待之）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以下俱申明其易）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

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鬬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詈詛曰大國之

引韓弘事以寔形聲

寔之説

此又於易中尋出一隙来以作收局

同人云、結妙不可思議、

晩村云、只是兵法所謂知己知彼、篇中亦以此分段落、而曲盡其情勢、

王。幼弱未壯、（引賈生語、見貴於乘時）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一句遠應）

勿賂主戰一篇、大旨敵之所以要我與我之所以待敵、一一曲中其情。所料者契丹而後曰金人愚宋之術已預見其肺腑矣。上匹賈生治安策、夫何愧焉。○幾策二篇、公之本領識見已具於此。故先以獻歐陽公、而於上田樞密書、復提出言之。此生平得意作也。

同人云、客主淺深互起、禮術智信下字、俱不可易、

山陽云、老蘇起法、喜用碎句、是二子所不及、

老蘇論御才將、以智、而引漢高待韓彭一着、似痛切矣、獨不思宋祖御諸將、更有處分、智之一字、決非至理、

○御將　衡論之一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才將一篇之旨〕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此指賢將〕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豹之

武曹云、奇變莫測、動應多端、轉禍爲福、臨危制勝、此謂之智將、

山陽云、以上說才將可御而用之、以下說御才將之術、有大小之別、

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廣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志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

勣未必賢

儲云、先將所以御才將之略、數說結過、後更翻起議論、闡明智術、亦是曾累法、

儲云、

（於將中分賢與才、又於才將中分大與小、文字如）
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
（此纔見生生不窮）
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
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
（喩才大）
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
（喩先賞）
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
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
（喩不先賞）
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兎飼以一鼠。彼知不盡
（喩才小）
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
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
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
（此言御將之術）
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

又云、以樊灌比鷹甚切、

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

云已下只引証先賞不○先賞且爲○御將智術○操縱

文意已盡、故不更○作收轉

同人云。單說御才將。又分出才之大小。以見御之之智。于古今人主中。獨挈高祖以爲御將法。

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啬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儲云。就中抽）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一節詠歎。其智作結。）帝可謂知大計矣。

從賢將引出才將。於才將中分出才大才小二項。後引高祖爲御才大者之証。正喻相生。反覆曲暢。此亦縱橫家之術也。

帝曰觀洵上皇帝書第八段言使契丹者當日情事可見末幅數語所以甚昌言者至矣
山陽云宋人送序當推此篇爲第一雖昌黎恐無此奇傑處蓋善學史遷者也
又云文一氣呵成着眼段落乃失之矣
西仲云自喜應上感悟二字
山陽云建大旆云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昌言名揚休善爲詩

昌言擧進士時吾始數歳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擧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晩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太

甚狎○甚恨○甚喜○三○層○寫○照

云、無此數語、無色態、

西仲云、富貴不足恠、連忙便推開一筆妙、

山陽云、得彭任語爲議論根本、又加色態、

山陽云、通篇不着議論、至此曰、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此一句是議論、已而忽引史記一事、

又曰、今之匈奴云

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回應生情）富貴不足怪、（儲云、一句上下轉）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閑）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字有道、亦蜀人）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反看便知）是以有平城之域、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結出正旨）

云、此句是議論結尾、引孟子一句、此纔是送石昌言正面文字、此簡勁奇拔、千古無兩、
同人云、眉山父子、此種見識極高、
又云、叙兩人交通入情、後半激昂、公得為使、必有可觀者、此文不讓昌黎、

不辱君命、丈夫一生節目、故鄭重言之、末段強而示之弱、弱而示之強、深於兵法、

始遷之祖、似當冠之篇端、
山陽云、親盡云云、伏下段意、氣脈相貫、學文者當悟此訣、
晚村云、親盡也、叙譜例、用公穀法、文極簡嚴、
沈曰、宋興百年、族法未立、有之自蘇氏族譜始、
晚村云、接入議論、先倡歎而後出之、

○蘇氏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以上叙作譜之例）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

武曹云、纒綿悽惻、言短而意無窮、

山陽云、複一語爲結、非此則系之以詩句、不可着也、

沈曰、詩亦眞至、而用韻似雜、眞庚侵、從來不相通也、

服始於衰（服之降者亦有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由此意擴而）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大之充而滿之、便是西銘分殊理一之旨）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此譜之所以不得不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迂齊曰、議論簡嚴、字數少而曲折多、非特文章之妙、可以見忠厚氣象、不可草草看過、

晩村云、序族譜勸親睦、皆人意所到、此反推原必至于塗人之勢、而令為塗人者、孝悌之心、油然自生、乃是立言之妙、

從極親到極疎。則孝弟亦有時而窮。唯其有時而窮。所以當及時而盡也。情辭斐到。惻惻動人。○族譜亭記篇面目太粗。

帝曰不屑屑述益州治狀措詞高渾而精采光芒溢於毫楮

同人云明允最着意文字叙得紀律秩如然畢竟議論處好

山陽云極莊重文字蓋學韓之平淮西碑而變其面目

山陽云莊重文字不可着議論着議論則以某曰改端是常法也

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邉軍夜呼野無居人（相傳儂智高欲寇蜀）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治之以不治）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

沈曰、苦心廻斡、表揚張公、亦以周旋故土、

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儲云借）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張公口中發出、所以安蜀之本、妙用待字、以破蜀人多變之見、此入水斬蛟伎倆也、）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刼齊民、吾

山陽云、纔拍着畫像、

又云、稱道益州處一言萬鈞、

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善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不多稱道極高）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不獨可以安蜀）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同人云、持重若挽百鈞之弓、不遺餘力、詩亦樸雅入情、

荆川曰、此文二段、二項敍事、二項議論、

帝曰、横目之民、其性一也、任邊遠封疆大吏者、當書此文於座右、

天子在祚、歳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
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
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
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
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騈騈、
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
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
（倒說便有情）
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歳豐、公在朝廷、
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
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
公像在堂、

歸本於待蜀人之厚見公之靜鎮上承天子之意以下安遠人之心畫像以祀之不容已也詩亦古茂不靡

鹿門曰、即木假山有出許多幸不幸來、有感慨、有態度、凡六轉入山來、又一轉有百尺竿頭之意、

同人云、劈空説下、筆端變恠、前緊論木、一轉漸切假山、再轉入本題、

山陽云、此文重複不厭處頗似老歐、

同人云、荒江之濱云云、轉出一種不幸、無限感慨、

○木假山記

憑空而來、一氣層折、幾不可乙、如尋武夷九曲、一曲一勝、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汩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

數字揺上幸不幸言

帝曰、大凡物皆偶然、是以大不偶然、或貴或賤或壽或夭、或遇或不遇、皆偶然也、然而既貴既賤、既壽既夭、既遇既不遇、是亦大不偶然也、君子曰、是偶然者也、所性不存焉、故處窮而不以一毫挫於人、處豐而不以一毫加於人也、亦曰是大不偶然者也、盡性之道、在是焉、故窮則獨善其身、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也、達則兼善天下、一夫不獲、處予之辜也、

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收卷前文、跌出理）則其理似不偶然也、（字與前數字關照）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前以幸不幸歸本數字、後從數字轉出理字、極變幻中自成章法、儲同人先生評爲累碁勢、轉丸手良然、

鹿門曰、風水之形、人皆見之、老泉便描出許多變態来、令人目眩、

山陽云、辨奸與此篇、並這老文字、有經驗者、乃知它文未經驗者、施之實用、舉皆如此、然如策北虜之必来、它日亦自有驗、不當蓍龜、敢問何以知之、曰、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

名二子説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二子性情才術遭逢究竟已定於此〇文共八十一言耳。讀之如有濤瀾動盪不可遏抑之勢。大奇。

纂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五　終